

◎ 范凤书

中国
私家
藏书
史



大象出版社

G259.29/22

◎ 范凤书

中国
私家
藏书
史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私家藏书史/范凤书著. —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1.7

ISBN 7-5347-2532-1

I. 中… II. 范… III. 私人藏书-历史-中国
IV. G258.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4664 号

责任编辑 张焕斌

责任校对 郭范 魏吴

出版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政编码450002)

经销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版次 2001年7月第1版 2001年7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23.25

字数 577千字

印数 1—3000册

定价 精装定价40.00元 平装定价32.00元

自序

图书典籍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藏书历史。在夏商,学在王官,统治阶级掌握着典籍的制作、使用和管理,与私家平民无缘。到春秋战国时期,私家藏书开始出现,历经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已有一定的发展。自宋代起,私家藏书与宫廷官府国家藏书,书院、寺观的集体藏书,形成鼎足而三的局面。而私家藏书是国家藏书的重要来源;它又有数量多,分散全国各地,有遇社会战乱动荡时不易全部毁散的优越性;它还比较广泛接近读者,比国家单一集中的藏书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在长期没有遍设图书馆的封建时代实际肩负着公共图书馆的部分职能,与国家藏书相辅相成共同推动着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为中国文化藏书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明代著名学者藏书家高濂曾说:“藏书以资博洽,为丈夫子生平第一要事。”邱浚又认为:“藏书是万年百世之事……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清代著名藏书家孙庆增更认识到,“书籍者,天下之至宝”,“人身中之至宝”,不仅能“修身”,更能“治国”。由此可看出,藏书家在做着人生中的第一要事,是人类文明传播的天使和保护神。人类的精神产品,人类的智慧结晶,靠他们的辛勤搜集、整理、保藏并积累流传了下来,让一代代人“知古”、“知

今”，供一代代人“修身”、“治国”。

藏书家又都是爱书家。他们嗜书如命，依之苦乐。有的兄弟分家，“推财于弟，唯取图书而已”。有的遇善本，但求到手，不问价之贵贱。有的倾产聚书，“割一庄而得一书”，或以美婢换之。甚而成为“书癖”、“书痴”、“佞宋主人”，举行“祭书”之典，对书顶礼膜拜。

藏书家又多是勤学者、研究家。挥汗呵冻，雪抄露纂，日以继夜，手不停披。或埋头书室废寝忘食，习以为常。像宋代刘恕求书不远数百里，借读宋敏求家书，“昼夜口诵手抄，留旬日，目为之翳”。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则有“穷遐方绝域，尽天下古文奇字之志”。尤袤有“四当”之论，叶德辉有“三恨”之说。许多藏书家都有一专之长，或是鸿学巨儒，著作等身，或是行为楷模，人伦师表，令人可钦可敬。

我之所以要写此书，和我一生与书结缘密迹相关。我自1948年中学毕业，即留母校图书馆工作，中间除十年从事学校教学行政工作外，其余时间均从事图书馆工作，直到1991年离休。几十年来，身处书窟，头埋书堆，手触是书，眼观是书，摩挲爬梳，唯书是耽，对藏书家自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之，对中国历代藏书家的事迹，长期留心搜集，并越来越敬之仰之。为这一本书，耗费了我大半生的精力。在工作岗位的几十年，投入了我全部的公休和业余时间。离休后的七八年来更是全力以赴，才得以完稿。

我不会忘记，河南省图书馆学会诸多同志的鼓舞和支持。我更感谢我曾借阅查询过资料的众多图

书馆。如焦作市图书馆、焦作工学院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河南省社科院图书馆、郑州大学图书馆、郑州市图书馆、石家庄市图书馆、河北省图书馆、河北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南京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宁波天一阁等众多图书馆。特别像焦作市图书馆特准我将《四库全书》一本本借出携家翻阅。聊城师范学院图书馆的马明琴先生又特邮借我台湾出版的，当时极难找的《宋代藏书家考》和《近代藏书三十家》两部专著。郑州市图书馆的张万钧先生特为我抄寄了苏源生《记过斋藏书目》残稿。华东师范大学宋路霞女士和常熟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的曹培根先生则寄赠了一些藏书家、藏书楼的珍贵照片。还有令我感动的是华东师范大学周子美老教授，在十年前即以年过九旬的高龄多次通信给以指教释疑。现已年届八旬的焦作市文献学专家刘观臣老先生又为我细心地审订了全稿。另外，南京大学的徐雁先生、上海师范大学的吴晓明先生、华东师范大学的罗友松先生、河南大学的王守忠馆长等都给我提供了许多有关资料。对这些珍贵的友情，我再次深表谢意并铭心难忘。

目 录

绪论	(1)
一、图书的产生和收藏	(1)
二、私家藏书的出现	(1)
三、中国古代文献关于私人藏书的最早记载	(3)
四、私家藏书称谓的演变	(5)
五、藏书家的内涵和界定	(6)
第一编 书籍以手抄传写的私家藏书缓慢兴起时期 (汉至唐五代)	(9)
第一章 两汉时期的私家藏书	(9)
第一节 西汉时期的私家藏书	(9)
第二节 东汉时期的私家藏书	(13)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私家藏书	(18)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藏书概述	(18)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藏书家简表	(21)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主要藏书家	(30)
第三章 隋代的私家藏书	(36)
第四章 唐代的私家藏书	(38)
第一节 唐代私家藏书概述	(38)
第二节 唐代藏书家简表	(40)
第三节 唐代的主要藏书家	(46)
第五章 五代十国时期的私家藏书	(52)
第一节 五代十国私家藏书概述	(52)
第二节 五代十国藏书家简表	(53)

第三节	五代十国主要藏书家	(58)
第二编	书籍以雕版印刷与手抄并举的私家藏书兴	
	盛发展时期(宋至清代)	(60)
第一章	宋代的私家藏书	(60)
第一节	宋代私家藏书概述	(60)
第二节	宋代收藏万卷以上藏书家简表	(62)
第三节	宋代有影响的大藏书家和藏书世家	(83)
第四节	宋代宗室诸王藏书	(117)
第五节	宋代的私家藏书目录	(120)
第六节	宋代藏书家的接受赐书和对国家藏书的 应征与捐献	(127)
第二章	辽金的私家藏书	(132)
第一节	辽的私家藏书	(132)
第二节	金的私家藏书	(133)
第三章	元代的私家藏书	(137)
第一节	元代私家藏书概述	(137)
第二节	元代收藏万卷以上藏书家简表	(138)
第三节	元代北方的主要藏书家	(145)
第四节	元代南方的主要藏书家	(152)
第五节	元代蒙古族主要藏书家	(161)
第六节	元代的私家藏书目录	(163)
第四章	明代的私家藏书	(165)
第一节	明代私家藏书概述	(165)
第二节	明代收藏万卷以上藏书家简表	(168)
第三节	明代前期大藏书家与藏书世家	(187)
第四节	明代中期大藏书家与藏书世家	(195)
第五节	明代晚期大藏书家与藏书世家	(216)
第六节	明代宗室诸王藏书	(233)

第七节	明代藏书家之抄书	(235)
第八节	明代藏书家之刻书	(242)
第九节	明代藏书家之编目	(251)
第十节	明代私家藏书遭受倭寇及战乱之毁散	(264)
第五章	清代的私家藏书	(269)
第一节	清代私家藏书概述	(269)
第二节	清代收藏万卷以上藏书家简表	(271)
第三节	清代前期的大藏书家与藏书世家	(321)
第四节	清代中期的大藏书家与藏书世家	(345)
第五节	清代晚期的大藏书家与藏书世家	(373)
第六节	清代宗室诸王及满族藏书	(421)
第七节	《四库全书》编纂与私家藏书之关系	(423)
第八节	清代藏书家的学术成就	(425)
第九节	清代私家藏书目录与题跋	(428)
第十节	清代私家藏书的毁散	(477)
第三编	书籍以机械排印为主的私家藏书鼎盛及转型	
	时期(民国至现代)	(482)
第一章	中华民国时期的私家藏书	(482)
第一节	民国时期私家藏书概述	(482)
第二节	民国时期收藏万册以上藏书家简表	(485)
第三节	民国时期著名学者藏书家	(502)
第四节	民国时期著名官员藏书家	(520)
第五节	民国时期著名工商实业界藏书家	(526)
第六节	民国时期私家藏书目录与题跋	(539)
第七节	民国时期私家藏书捐公情况	(561)
第八节	民国时期私家藏书因战乱的毁散	(566)
第九节	民国时期私家藏书之外流	(570)
第二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私家藏书	(572)

第一节	私家藏书性质的转型	(572)
第二节	私家藏书的大批归公	(574)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对私家藏书的冲击	(588)
第四节	当代收藏万册以上藏书家简表	(594)
第五节	当代著名藏书家	(604)
第六节	当代私家藏书目录	(614)
第七节	私家藏书的新动向	(620)
总论与专论	(622)
一、私家藏书的功绩、特性与局限		(622)
二、私家藏书与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之关系		(625)
三、中国历代藏书世家概述		(629)
四、历朝宗室诸王藏书概述		(638)
五、中国女藏书家述略		(642)
六、中国青年藏书家述略		(646)
七、藏书家的家庭关系、亲谊关系拾趣		(649)
八、私家藏书遭受水火、兵燹及禁毁之厄运		(653)
九、私人藏书楼命名考析		(661)
十、中国私家藏书印章考析		(674)
十一、中国藏书家的区域分布		(677)
十二、中国藏书家群体剖析		(681)
十三、历代文献记载私家藏书资料探考		(685)
十四、中国私家藏书文献主要讹误考订		(689)
十五、中国同姓名藏书家考辨		(696)
十六、中国私家藏书研究状况总览		(702)
重要参考文献	(706)
附：藏书家姓名索引	(714)

绪 论

一、图书的产生和收藏

图书是人类知识的载体和交流工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文字是构成图书的最基本条件。在中国,文字的发明和图书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周易·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据考古发现,在夏代即有陶器上刻记符号的文字雏形。由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各地出土的商周冶铸的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当时在石头上的一些刻文,算是中国最早的文籍。这种甲骨文书,青铜器文书和在石片上刻的盟书,石鼓文书等,大约流行于商殷和西周,直到春秋时代,这是中国古代书籍的萌芽。尔后相继出现的竹木简策和缣帛墨书等不同载体的文籍,更形成中国早期的图书形态,虽然和今天的图书还很不相同,但它已是完整意义上的图书了。

在中国古代夏商周三朝,学在王官,统治阶级垄断文化,文籍只有少数人才能书写和使用,并设史官掌管文籍典册。据史书记载,周王朝有内史、外史、太史等官,又有天府、策府、盟府、府、室等专藏典籍之设施。相传老子即为周守藏室之史。再加以古代典籍制作的艰难,一般普通私家个人也实无权、无力、无条件制作和收藏典籍。直到东周的春秋末期,由于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才出现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文化的局面。

二、私家藏书的出现

私家藏书始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有它一定的社会基础。春秋战国在中国社会发展史上是个激进动荡的变革时代，由奴隶社会开始迈向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已有相当的发展，书写工具大为改善，图书的制作除竹木简策外，也开始使用更为简便的缣帛。特别是“士”阶层的兴起，突破了统治阶级对文化的垄断，改变了学在王官的局面，涌现造就了一群哲人、思想家。首先孔子倡立儒学，继而学派蜂起，各创异说，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灿烂局面。据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有著作流传的先秦诸子，计有一百八十九人，主要分儒、道、墨、阴阳、法、名、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其中以孔子、老子、墨子、孟子、庄子、惠子、公孙龙子、宋钐、尹文、荀子、韩非诸人为代表。这是中国文化、学术、思想的进程史上一个极有成就的黄金时代。这些学人，著书立说，必有一定文献图书作参考，同时，他们又编著了大量图书文献，流传于社会，客观上出现了私家藏书。孔子就正是中国第一代的私人藏书家。《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记：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虞，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孔子年七十三(卒)。……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

《春秋公羊传·隐公第一》载：“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

郑玄《尚书序正义》记：“《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侯》。”

司马光《资治通鉴·始皇三十四年》载：“魏人陈余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

《汉书·艺文志》记：“《古文尚书》，藏于壁中……武帝末（范按：据《汉书·鲁恭王传》则为景帝时。又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考证在武帝初）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

依据上述诸文献确切的记载，知孔子生前广收先世遗典，并进行整理编纂研究，选编善本，又当做教材施教于数千弟子，拥书定当不少，传至八世孙孔腾、孔鲋，将书藏于屋壁，逃脱了秦始皇焚书之祸，至汉武帝时，鲁恭王毁宅出书，悉还于孔氏，到这时孔子藏书算来已传了近四百年，十数代。据此可以说，孔子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私人藏书家，而且曲阜孔氏又是中国藏书史上第一个藏书世家。再往后说，元代孔克齐有静斋藏书，明代孔彦缙有存化书堂，清代孔继涵有红桐书屋、孔继勋有岳雪楼、孔广林有温经楼、孔广陶有三十三万卷书楼等，他们都是著名的藏书家，又都是孔子的后裔。不过，这是本篇的题外话了。

三、中国古代文献关于私人藏书的最早记载

春秋战国到秦，除孔子藏书外，对其他先秦诸子藏书，古代文献中亦有简略记载，兹摘录如下：

《墨子》卷十二《贵义篇》：“子墨子南游使卫、关中，载书甚多，弦（一作肱）唐子见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尚过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载书甚多，何有也？’子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读百篇，夕见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修至于今。翟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吾安敢废此。翟闻之，同归之物，信有误者，然而民听不钧，是以书多也。’”

葛洪《抱朴子》外篇卷三《勖学》：“夫周公上圣，而日读百篇；仲尼天纵，而韦编三绝；墨翟大贤，载文盈车。”

此可知墨子也有不少藏书。

《庄子》第三十三《天下篇》：“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其道舛驳，其言也不中。”惠施是先秦名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位大学者。藏书五车在当时已是惊人之量了，后世夸示学高书多的“学富五车”之典，即出于此。

《战国策·秦策一》卷三：“（苏秦）去秦而归，羸滕履屨，负书担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归至家，妻不下纊，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乃夜发书，陈箠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

又《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苏秦者，东周雒阳人也。东事师于齐，而习之于鬼谷先生。出游数岁，大困而归……乃闭室不出，出其书遍观之。”这是记战国时纵横家苏秦家藏多书，悬梁刺股、发奋苦读的情况。

《韩非子》卷七《喻老》：“王寿负书而行，见徐冯于周涂。冯曰：‘智者不藏书，今子何独负之而行？’于是王寿因焚其书而舞

之。”王寿亦有藏书。

《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是伏生亦有藏书，壁藏之，免遭秦焚书之祸。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此可见秦始皇焚书时，私家藏书已相当普遍，焚不尽，古书得以复见。

此外，还有关于古人藏书的传说，如盛弘之《荆州记》记：“小西山石室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尝学于此，因留之。故梁湘东云：访西阳之秘典是也。”

四、私家藏书称谓的演变

中国私家藏书发轫于春秋战国，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但对“藏书家”这一成熟的称号，却直到宋代以后才形成。翻检古代文献，最早使用“藏书”一词，始见于《庄子·天道篇》，其文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之后，在《韩非子·五蠹篇》中，又有文记曰：“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这里又有发展，虽然“藏书家”三字还没有连用，却与之有着极相近的意思。到南北朝时，檀道鸾的《晋阳秋》记桓石秀、郗俭之等皆为“多书之家，官家借抄其书”。《北齐书·文苑·樊逊传》亦记曰：“太常卿邢子才、太子少傅魏收……并是多书之家，请牒借本参校得失。”这一称号里，明白而

突出地表达了“藏书家”的一个基本内涵：即“多书”。如果给藏书家下个简明扼要的定义，说“藏书家就是多书之家”，也未尝不可。当然藏书家这一称号里还包含有其他的内涵，但“多书”乃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到北宋末，晁说之在《刘氏藏书记》一文中，有句“昔之时，如任昉、沈约辈号为藏书之家者今不复论”。这里将“多书之家”换成直呼“藏书之家”。稍后几年的叶梦得，其《过庭录》“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一句中，出现了“藏书家”三字连用，“藏书家”成为固定专用名词，大约始于此吧。以后陆游等人都相继使用，使之普及化。

从以上征引文献，可以知道，由“藏书”→“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多书之家”→“藏书之家”→“藏书家”这个演变发展过程正是和中国私家藏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相吻合的。春秋末战国初，私家才始有了藏书，战国末又有了一定普及，到南北朝时期已有了藏书相当多的人家，而到宋代普遍使用雕版印刷后，则促进了私家藏书的大发展。因之，对它的固定称谓也自然成熟，形成专用名词术语“藏书家”。

近世著述中，又常常见到“私人藏书”、“私人藏书家”、“私家藏书”等不同称号，这些，哪一种最贴切？统观中国藏书史，除一部分藏书家只一人独好，一人从事收藏活动外，多数藏书家都涉及到整个家族人的共同活动。有父子藏书家，有夫妇藏书家，有的子女则帮助抄书、编目、著录、晾晒、保藏等。相当的藏书又流传二世、三世，甚至久传五世、六世者亦不罕见。对这些大多数藏书家统称曰“私家藏书”，正包含了其家人的劳绩，不是更切合实情吗？当然对某一藏书家专称“××藏书家”、“私人藏书家”也未尝不可。

五、藏书家的内涵和界定

何谓藏书家？“藏书家”这个专用名词术语，已经使用了千年左右，但几乎没有人对它下过定义，作过说明和分析。中国权威的常用辞典《辞源》和《辞海》都没有把它收为词条列入。私家藏书专著中，对它的内涵和界说也无人为之阐述。仅只见到在《四库全书总目》卷首载录的乾隆皇帝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圣谕里，有这么一句简单的界说：“其一人而收藏百种以上者，可称为藏书之家。”但从该文的前后语气看，所谓百种是特指进呈四库全书馆百种而制定的表彰界限。若用这个过低过宽的标准来泛指一般藏书家显然不适宜。大凡读书人手头都有百十种图书，若按这个标准来划定藏书家的界限，那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藏书家了。

对“藏书家”因为没有有一个公认的界定标准，所以从已出版的众多有关私家藏书的专著看，对其理解和使用实在有些混乱，相当多的专著收录宽泛无际、无标准可言。有的名为藏书家专著，竟将图书馆官员、目录学家、抄书手、装订工匠混同收录。有的仅据一部藏书，一条题跋，一个印章，或文献中仅记其“性嗜书”、“精校书”、“精鉴古”、“好古人书画器物”、“唯以图史自娱”就都视为藏书家而一律收录。有的收录根本不见一字藏书故实。这些情况很值得再作商榷研究。

愚意，“藏书家”这一称号，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必须是“多书”，即有相当数量的超过一般人的收藏。这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代典籍的不断积累增多，以薄古厚今的原则，可有不同的要求。比如，汉代以前只要收藏数百卷图书即可称为藏书家，而魏至唐代，应达千卷以上，宋至清代，应达数千卷，甚至万卷以上，近现代则应有数千册，甚至万册以上始可视为藏书家。